

向人民学习 向生活学习

——繁荣新时代农村题材

文学创作笔谈(之五)

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中振兴乡土小说

□贺仲明

在文化心理上祛除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拥有对乡村和农民真正的关切,是作家们了解乡村的最重要前提。只有了解乡村,才能真正写好乡村,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乡土小说作品。如果缺乏平视的姿态和深入的关切,就不可能真正贴近人物生活和心理世界,也不能塑造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更难以真正真实客观地展示乡村生活

如果只有正面讴歌,把“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人物写成简单的英雄赞歌,那是塑造不出真正的新时代新农民形象的。只有将人物融汇到时代激荡和社会变化中,让人物在时代的问题和矛盾中洗礼、成长,才可能产生有血肉有灵魂的优秀人物形象,并真正描画出真实的乡村时代镜像

近二三十年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转型,但以之为书写对象的乡土小说创作却出现了明显的衰落。这既表现在书写乡村现实的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明显减少,更表现在年轻作家日益远离乡土书写,乡土小说的创作者数量呈现明显萎缩状态。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倡导和实施也许是乡土小说振兴的良好契机。一方面,乡村的现实变化是真实客观的存在,具有切实的书写意义。近几十年的乡村发生大的变革,特别是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面貌,乡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都呈现出鲜明的新时代特征。这一过程中,既包含传统向现代的剧烈文化冲击,更有无数激荡人心的命运变迁,是孕育文学巨著的良好土壤。而且,经历了数十年的变迁,乡村社会形态正逐步趋向稳定,有利于作家们的深入把握和思考;另一方面,“新山乡巨变”作为国家推动和倡导的文学计划,可以在物质和精神等多个层面提供帮助和便利,推动作家深入书写乡村,让更多的作家投入到对现实乡村的关注中来,也有利于扩大乡土小说的社会关注度。

当然,要将机会化为现实,让乡土小说真正振兴,并非易事。它既需要作家追随时代,增进对新时代新事物的认识,还需要改变和调整自己,对乡土小说创作进行一定的突破。

首先是创作姿态的调整。现代乡土小说一直以启蒙为精神主导,对乡村持批判和俯视的姿态。在今天,并非要完全放弃批判精神,但更需要与乡村保持平等和尊重的姿态。从文学创作层面说,只有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才能真正深入了解和关注书写对象,才能产生发自内心的理解和同情,从而抵达文学的本质精神;从接受层面说,平等和尊重的态度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作家的真诚,才可能受到农村读者的认可,真正让乡土小说进入和影响乡村。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文学经典,长期受到读者的喜爱,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作家对乡村和农民怀着深情,以及对其没有距离的关切和感同身受。

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漫长的文化积淀是制约我们改变写作心态的最大难题。在今天,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要求作家再按照“十七年”时期的模式“深入生活”,但在文化心理上祛除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拥有对乡村和农民真正的关切,是作家们了解乡村的最重要前提。只有了解乡村,才能真正写好乡村,才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乡土小说作品。从当前创作看,不少作家的创作姿态没有完成这一重要的调整。在当下很多乡土题材的作品中,特别是在对农民生活的书写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某种无形的文化和身份优越感,以及遥视和漠视的叙述姿态。如果缺乏平视的姿态和深入的关切,就不可能真正贴近人物生活和心理世界,也不能塑造出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更难以真正真实客观地展示乡村生活。与之相关联,乡土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也应该适度考虑农村大众接受问题。正如茅盾当年论述的:“一种新形式新精神的

文艺而如果没有相对的读者界,则此文艺非萎枯便只能成为历史上的奇迹,不能成为推动时代的精神产物。”(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如果没有广大农民读者的接受与认可,乡土小说创作就很难称得上成功。这并非要求作家放弃现代的文学形式,而是适当考虑包括农民在内的读者的接受水平,使作品的表达更生活化,与文学自身的追求并不矛盾,而是可能相互促进。

其次是思想意识的深化。在上世纪90年代,当乡村社会乍临文化转型,不少乡土小说作家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眷恋,为其吟唱出失望而深情的挽歌。在今天看,这种姿态所蕴含的主要是作家的文人立场,却缺乏足够的精神高度。文学虽然只是简单的文化工具,但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具有更远的文化视野,应该比普通大众看得更远,思考得更深,其作品才能启迪和影响大众。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变迁是非常复杂的问题,远非一部文学作品可以深入讨论,但无可置疑的是,一个作家不能简单站在文化守护的立场,而应更具历史理性和思想高度。他可以对乡土文明的美好表达怀念,对城市文明进行质疑和批判,但其内蕴绝不应该是单一的,也不能仅仅与普通大众站在同一高度上,而要体现出深刻的文学思想魅力,促人深入地思考和理解时代。

在今天,这一问题尤其显得突出。因为与当前中国乡村变化相伴随的,是更为复杂而全面的科技转型。高科技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进一步刺激了乡村社会的变化。甚至说,在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其单独面临的问题更为突出。在这种背景下,即使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在思想上都难保持清醒,乡村大众更容易发生思想的混乱和迷茫。时代呼唤优秀的乡土小说家,期待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思想的深邃、开拓和创造性,对乡村社会面临的问题提供一定帮助,为其发展提供某些启迪。如此,乡土小说将自然地进入到新的境界和高度。

最后,是深度写作意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为中国作协倡导的文学活动,当然有自己的现实要求。事实上,作家们投入到对乡土现实的关注,进行乡土小说创作,本身就是对这一活动的积极回应。文学应该关注现实,但是,作家不能将文学创作写成简单的宣传话语,而是要具有文学的高度和深度,体现出文学的独特价值。这样才能既实现乡土小说振兴,也更好地呼应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深度意识的具体表现就是要真正揭示乡村中的问题,从正视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进行思考和写作。毫无疑问,当前乡村社会变迁中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揭示和书写了这些问题,才能还原出生活的复杂和真实,才能实现文学的重要社会功能。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深度意识所需要的不是为了预设目标而人为设置的、结局不言自明的伪问题,而是真正源自生活、充满复杂纠结的真问题。作家提出这些问题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解决,甚至根本无法解决,但是,



由中国作家协会、广电总局宣传司、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作家协会支持,中国作协网合作,湖南广电集团(台)出品的纪录片《清溪村——新时代山乡巨变》,在湖南卫视、芒果TV收官

发现和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文学的价值。目前的很多乡土小说在这方面有严重的匮乏。这并非说这些作品中没有展现矛盾,没有揭示问题,但是真问题、深刻的问题非常少见,更多都是人为制造的虚假问题。

当然,这并非说乡土小说只能写问题,不能写理想和希望。在“十七年”时期,对柳青《创业史》主人公梁生宝形象的相关讨论中,当时的作家、批评家就密切关注到这个问题。我一直认为,小说,即是以写实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小说,也是不要求局限于对生活的完全写实,而是允许虚构,允许呈现理想色彩的。只是其理想不是幻想和空想,而是具有现实合理性,符合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所以,在文学创作中具有问题意识不是否定文学的理想性,而是为理想性奠定坚实的基础,使其真正扎根于生活中。人物形象塑造也是这样。如果只有正面讴歌,把“新时代山乡巨变”的人物写成简单的英雄赞歌,那是塑造不出真正的新时代新农民形象的。只有将人物融汇到时代激荡和社会变化中,让人物在时代的问题和矛盾中洗礼、成长,才可能产生有血肉有灵魂的优秀人物形象,并真

正描画出真实的乡村时代镜像。“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时代呼唤乡土小说创作,乡土作家也有责任关注当前乡村社会这片热土。但是另一方面,它绝不能作为对乡土小说创作的一致要求。文学是个人化的产物,内涵应该丰富而不是狭窄。换言之,对于当前乡村社会的“变”,作家们可以从现实层面来关注,但也可以从更丰富的其他层面来书写。比如对乡村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展示,对乡土社会与自然、生态乃至科幻之间的密切关联,都是可以开拓的乡土小说主题,是对乡土小说创作的丰富。在这一前提下,文学管理部门也需要有更开放的思想意识,鼓励乡土小说创作的多元发展,对反映“新时代山乡巨变”的创作给予更多的创作空间,让作家充分自由地接触到乡村现实,允许针对现实问题的“问题小说”问世和流传。(作者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第十三届「桃李杯」优秀舞蹈作品全国巡演启动

本报讯(记者 王冕)在北京舞蹈学院建校70周年之际,为更好以展促教、以展研创、以展带创,做好“桃李杯”优秀人才的后续跟踪培养、孵化和活动成果落地转化,在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国家艺术基金支持下,北京舞蹈学院特策划推出“桃李杯”第十三届“桃李杯”优秀舞蹈作品全国巡演活动。5月9日,巡演启动仪式在京举行。北京舞蹈学院党委书记巴图,党委副书记、院长许锐向巡演团队授旗。

此次巡演是“桃李杯”品牌自创立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巡演,旨在贯通舞蹈教育与艺术产业,为中国舞蹈打造具有学术性、原创性、示范性并汇聚青春气息的闪亮品牌。这不仅是一次北舞建校70年来人才培养成果的一次集中体现,也是一次全

国性的舞蹈艺术展示和交流。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巡演助力大型展演活动优秀成果的推广传播和品牌建设,让“桃李杯”成为全国舞蹈艺术拔尖人才培养的代表性符号。据介绍,此次巡演将从今年5月持续至11月,先后在昆明、重庆、北京等全国11座城市演出15场。导演组精选各院校在第十三届“桃李杯”展演中的精彩剧目,通过“撮古形韵”“融通中外”“采风诉情”三个篇章,展现中国古典舞的优雅韵味、芭蕾舞和现代舞的激情碰撞及中国民族民间舞的多彩风情。为更好推广普及舞蹈知识,每站将特邀一位知名舞者以“桃李讲述人”的身份向观众介绍不同舞种的特征和意蕴。主办方还计划在各巡演城市开展座谈交流及观众探班等活动。

为北京人艺储备更多青年人才

本报讯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22级表演学员培训班日前在京举办结业仪式。北京人艺党组书记王文光,院长冯远征,党组副书记周彤,副院长秦新春、张鹏,学员班主任唐焱,教师代表龚丽君、王刚等及教学组成员、学员班学员参加仪式。柳文伊、杜子俊、龚钰泉等7名学员获颁结业证书。仪式上,冯远征总结了本期培训班的办班特色与办学实践。作为北京人艺在原有“团带班”以及与高校联合办班的人才培养形式基础上创新形成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模式,北京人艺表演学员培训班于2019年成功举办第一期。2022年,在总结经验、不断探索的基础上,第二期培训班由濮存昕、杨立新、冯远征等北京人艺院内的表演艺术家和院外艺术名家一起组成授课团队,通过课堂与实践相结合的形式,

培养能与“人艺”合槽的青年演员。培训班为学员安排了戏曲、曲艺、舞蹈、表演理论、戏剧赏析等相关课程,并首次开设思政课,采用边培养边训练的模式,让学员参与到剧院密集的演出中,实现快速成长。“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热情与光。”唐焱表示,一年来学员们不仅获得了技术和能力的提升,他们在舞台上的默契度和整体性也体现了北京人艺的“一棵菜”精神。冯远征说,通过人艺独特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远期规划,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演员得到观众认可。未来几年,北京人艺将继续尝试新的人才培养路径,为青年人才搭建平台;通过表演课、剧本朗读等多种形式,不断帮助青年演员提升技术、开阔眼界,多措并举为北京人艺储备更多力量。(罗斐斐)

广东文学馆对公众正式开放

本报讯 近日,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启用仪式在广州举行,这也标志着广东文学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广东文学馆是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艺术中心中部,设置有文学成就展示区、文学作品阅览区、大众文学交流区、文学研究区、文学创意融合区、青少年创意写作中心、“一带一路”国际文学交流中心、公共服务区、藏品区及藏品技术区、业务管理用房等十大主体功能区块,集收藏、展览、研究、教育、阅读、交流、创意活动于一体,旨在凭借岭南文学、华侨华人文学、港澳台文学等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文学成果,形成具有强大感召力、影响力、辐射力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文学创作研究基地、文学培训基地、文学国民阅读基地、文学融合创意基地。

据介绍,广东文学馆展厅文字介绍量约13.6万字,涉及170多个文学人物,展品总数1343项,包括图片752张、多媒体交互展项34个、影片96条。为确保展陈内容的专业性、权威性,广东省作协邀请广州文学界、教育界20余位专家学者联合攻关,集体编纂5卷总计240万字的《广东文学通史》,为展陈大纲的撰写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为迎接开馆,广东文学馆精心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包括三场“鹏湾夜话”品牌访谈,分别邀请陈一光、丛治辰、许子东、穆欣欣、陈树帆等与广东作家展开对话。此外,广东文学馆还举办了“大作家牵手小作家探馆”、“青年作家走进广东文学馆”、“大湾区流”音乐诗会展演、“作家回家”等活动。

专家畅谈“当科学与艺术相遇”

本报讯 5月10日,由国家大剧院、北京市科协、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共同主办的“当科学与艺术相遇——科学元典名篇赏读沙龙”在京举行。此次活动系2024年全国科技活动周、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特别策划,旨在聚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探索生命创生和人类远古祖先起源的秘密,以及自然万物与音乐艺术之间的关联。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科学元典丛书”主编任定成与中央音乐学院原副院长周海宏围绕活动主

题展开对话。舒德干是《物种起源》中文版的译者,他沿着达尔文的道路继续探索生命起源和人类起源,取得了可喜成果。活动中,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从达尔文其人讲起,结合自己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重走达尔文之路、翻译《物种起源》等实践的亲身体会,讲述了《物种起源》的核心思想及其主要谜题,引领观众走进一场探索生命起源奥秘的神奇之旅。周海宏、任定成分别从音乐、文化和科学的角度,讲述了浪漫主

义时期的艺术与科学状况,分享科学和音乐对世界的理解之异同,畅想福楼拜“科学与艺术最后在山顶相遇”的神奇预言。据介绍,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元典丛书”是“当科学与艺术相遇”系列活动的出发“原点”。“科学元典丛书”所遴选翻译的作品,主要是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经过较长时期历史检验的科学经典著作,计划出版100种。(杨荔涵)

《苏东坡时代》唤起读者历史记忆

本报讯 5月18日,由海南出版社等单位主办的“苏东坡与儒家王朝的士大夫——《苏东坡时代》图书分享会”在京举行。作者孔见与评论家、学者解玺璋展开对话,与读者分享苏东坡的个人品格与北宋的璀璨文化。《苏东坡时代》力图通过苏东坡、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历史人物的行迹和思想,从不同角度潜入北宋王朝,呈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视野,从政治、经济、艺术、人性等层面

对其进行解读。孔见表示,写作该书是想唤起大家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记忆和自豪感。谈及中国的士大夫精神,他表示,真正典型的士大夫精神就在宋朝,“如果能把宋朝文脉与当下社会连接起来,我们或许会有更多的收获”。解玺璋认为,该书有别于很多写苏东坡的书,孔见以更广阔的视角,把苏东坡放入历史和时代的河流。“苏东坡不是偶然出现的,他是从这片土地上长出来的,是与时代背景息

息相关的”。活动现场,读者纷纷发言提问,并表示了解到一个不一样的苏东坡。孔见在谈及如何学习苏东坡的人格时说:“每个人在人生历程中都会遭遇挫折,要学会进行‘修炼’。这种修炼包括个人的反思,也包括对他人的学习。”在解玺璋看来,一个人如果想要完善自己的人格,最好是回到内心,经常反问、反思自己,“靠自己来完成自己”。(罗建森)